

全華叢書





伊出今魏州盧氏縣洛澗出今西京河南縣

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澗出今西京

新安縣東既入于河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澗

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唐孔氏曰志云伊水出盧氏縣東熊耳山傳云陸

渾山者熊耳山在陸渾縣唐先天元年割陸渾置伊陽伊陽今隸西

京志云洛水出上洛縣冢領山傳云上洛山者

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上洛今隸商州志云澗水出

穀城縣潛亭北傳云河南北山者穀城潛亭北

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

通典洛州河南縣有穀城山漚水所出古

穀城在縣西北後漢志引博物記曰漚水出潛亭山

志云澗出新安縣傳

云沔池山者沔池在新安縣西也志詳而傳略

所據小異耳

澗池今隸西京

伊漚澗三水入洛合流而

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林氏曰據伊漚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

漚澗則以四水列言者曾氏曰漢水入于江以

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與此同意蓋其

水之大小相敵也



下文導洛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此  
序水之次第自上而及下也此言伊洛澗澗  
乃治水之先後自下而及上也曾林二公不  
知察此而求爲小大相敵之說夫三水入洛  
而洛得兼三水而爲大顧謂之相敵可乎不  
然則禹數九川洛與其一奚爲而三者不言  
也

滎波

在今鄭州滎澤縣

既豬導菏澤

在今曹州定陶縣界

被孟豬

在今南京

宋城縣

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滂澤在胡陵孟豬澤

名在滂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詹孔氏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

章帝更名湖陸至晉不改

其後不知廢於何時不言其縣有滂澤也又云滂澤在濟

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

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

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

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陵之西北故得東出被

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

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道也

許氏說文云菏水出山陽胡陵南正與孔傳

同而班固以爲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

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泗合正在

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之東北百里而近

正古胡陵地也而孟豬在睢陽東北則所謂

被孟豬者導菏流之在定陶魚臺閒者以被

之於南也安國惟說菏之源委不明且誤言

孟豬在菏東北是以致穎達疑甚而有古胡

陵當在睢陽西北之說余不極力窮之終爲  
二公所惑而況能明禹迹始終經畫之妙邪  
顏氏曰言治荷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孟豬不常  
入也

葉氏曰孟豬荷澤其相去遠被及也猶言西被于  
流沙者導荷澤被孟豬言水僅相及而孟豬之  
蓄不以荷澤也

林氏曰職方氏曰其川滎雒其浸波澆鄭云滎沈  
水也波讀曰播禹貢曰滎波旣豬顏氏曰波亦



水名曾氏曰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觀此諸說則滎波之爲二水明矣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滎澤水大動成波浪今時已成遏豬則是言滎波爲一水也顏師古雖言波亦水名又言一說謂滎水之波則姑存兩說而不敢斷也林氏專主職方所記以爲當是二水固不爲無據之說然以余考之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而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

必泥也雖然導水之法大抵自下而上至此則先言伊洛瀍澗之入河而後次及於滎荷何也蓋洛濟入河處不甚相遠平時洛併諸水之力附河而下濟猶有所不堪而況其橫流浩蕩之時滎澤所承其有不爲害之慘乎禹謀度之先皆灼知此利病故其經始河患施瀾濟之功必先疏四水以循故道而滎波固可豬矣滎波旣豬則荷澤固可無患而猶導其流以被孟豬者所以殺其餘溢而亦預



爲他日洩水之地也反覆參究禹之規畫如  
在吾目吾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孔氏曰高者壤下者壚壚疏

許氏曰壚黑剛土也

唐孔氏曰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  
色故不復得言色也

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孔氏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壤者和緩之謂也墳者不黏埴之謂也此州兼有二土田宜若最上而止居第四者以下土又有黑剛之處非播種所宜故也履歷農郊利害在目君子其可忽於此乎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孔氏曰纊細綿治玉石曰錯治磬曰錯

唐孔氏曰織是細故傳言細綿

顏氏曰紵織紵爲布及練也

王氏曰磬錯二物不常貢錫命乃貢

張氏曰揚州言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言九江納錫  
大龜二州去冀都甚遠其待錫命則有說矣豫  
州北近冀都而磬錯亦以錫貢聖賢之惜人力  
如此則夫崇飾臺榭以爲遊觀輦運土木以資  
妄費皆聖賢所深惡矣可不戒哉

林氏曰職方氏云豫州其利漆臬則是漆臬之類  
此州之所宜也纖纊諸儒皆以爲細綿然爲二  
物亦未可知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山在今華  
州華陰縣

孔氏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唐孔氏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杜氏曰以西方金剛其氣強梁故曰梁州

曾氏曰華山之陰為雍州其陽為梁州

岷在今茂州汶山縣 嶓在今秦州界

既藝沱在今彭州永昌縣界 潛此漢別出於嶓

東南至恭州巴縣入江 既道

孔氏曰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



源此州入荊州

唐孔氏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

湔氏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

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也沱出于江潛出于漢

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既

道

班氏曰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又曰

江沱在蜀郡汶江縣西南東入江

郫今隸成都府汶江即今

茂州汶川縣地 鶯谷水出漢中安陽縣西南北入漢

通典

云全州安康縣即漢安陽縣也晉改安康唐至德二年又改為漢陰今仍漢陰名

鄭氏曰郫之沱安陽之潛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

江漢出江源縣有郫音壽首出江案隋志後周改江原曰晉原今

隸蜀南至犍為武陽縣又入江豈沱之類歟通

云眉州彭山縣即武陽地也潛蓋漢西出岷豕東南至巴郡

江州入江者通典云江州縣故城在渝州巴縣西今渝州改為恭州

郭氏曰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榆山與江別而東流

又曰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沔陽晉猶存九域志興元古迹

有沔至梓潼漢壽人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

陽城



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

案晉志云劉備據蜀改葭

萌曰漢壽西晉泰始二三年又改漢壽為晉壽後  
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統晉壽等縣案通  
典利州晉屬晉壽郡縣無晉壽  
而有葭萌不知何時復此舊名

林氏曰沱在彭州唐昌縣

本朝開寶四年改為永昌

又曰沱在

益州郫縣西

小司馬氏曰郫之沱安陽之潛是也

以漢志通典考之以地勢觀之則是沱水別  
流於茂州汶川之境逕彭州永昌又逕成都  
郫界復東入大江明矣鄭氏謂在郫之沱首

不江出此蓋未嘗深考源委曲折故也若潛  
水惟鄭氏所指西漢與經浮潛正合請辯于  
後

葉氏曰江漢見於荆者既朝宗于海則已治矣故  
於發源無所用力特言岷嶓既藝則不特水治  
也

林氏曰江漢二水發源此二山當其泛溢悍怒而  
未有所歸則其發源之山亦爲水所浸灌而不  
得遂其播種之利今既疏導以入于海則岷嶓

二山所出之水皆順流而東則此二山遂可種  
藝矣

治江漢之水由東而西上亦既極其源矣而  
分派旁流者又已俱治則梁州之大功畢矣  
萬世之下想象禹之規畫何其簡易精當如  
此也

蔡蒙旅平

二山皆在雅州嚴道縣

和夷底績

嚴道和州鎮卽和夷之故地也

孔氏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

之地致功可藝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  
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和夷平地之  
名

鄭氏曰蔡蒙皆在漢嘉縣

杜氏曰雅州嚴道縣有蒙山禹貢云蔡蒙旅平謂

此也

漢嘉不知廢於何時案晉志屬漢嘉郡今雅州晉漢嘉郡也其地當在嚴道之境

王氏存曰雅州蒙頂山即書蒙山也

蘇氏曰蒙山今日蒙頂和夷西南夷名

林氏曰據漢志青衣但有蒙山無蔡山不知鄭氏



何所據而知蔡山亦在漢嘉當姑闕之鄭氏謂  
和爲夷所居之地而曾氏本鄭說以謂自嚴道  
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爲羈縻州者三十  
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蘇氏亦以和夷爲西  
南夷名若此諸說皆可信今雅州猶有和川鎮  
此卽和夷之故地也

和夷者東近蒙蔡之夷也蔡蒙旅平則和夷  
底績矣此梁州西南最遠之地言旅平於此  
所以示告終也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

第九三等

愚謂差等之處有三第六第七第九也八不

與其中

唐孔氏曰王肅云黎小疏也

顏氏曰色青而細疏

曾氏曰梁州山水俱多故其賦比九州為下等

獨言色之青黑而不及其性則非壤非墳為



土之剛瘠可知矣使其果爲沃壤如孔氏之  
說則田宜上品而顧乃止居下上何邪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孔氏曰璆玉名鏤剛鐵

唐孔氏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

別名鐵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

曾氏曰蜀郡卓氏至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州之  
利尤在於鐵故言鐵先於銀也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西傾山名桓水自西  
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

唐孔氏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傳云貢四  
獸之皮釋言云鼈罽也舍人曰鼈謂毛罽也胡  
人續羊毛作衣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  
皮表毛耳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  
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  
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  
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

里得桓水也

馬氏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

酈氏曰桓水出西傾山

杜氏曰西傾山在洮州西南吐谷渾界桓水所出  
鄭氏曰桓是隴阪之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  
之曰桓

蘇氏曰西傾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沔

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則織  
皮非中國之貢也疑西傾卽西戎之境熊羆狐

狸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  
之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

西傾雍州之山也西傾之戎胡不浮積石至

于龍門西河而必道梁州之界何也因有桓

水之便較積石為近故舍彼而從此焉耳是

來云者是指梁州言也酈杜諸公皆言桓水

出西傾於經文為順而班固以為出蜀郡之

山非也

浮于潛



水凡出於漢者皆名潛則漢志安陽鬻谷之  
水與郭氏所引沔陽南流之水皆謂之潛可  
也若此所浮之潛則當以鄭氏所指漢西出  
者爲正蓋主之以經文參之以地理則桓水  
自西傾來東與之會者惟以西漢水當之可  
也苟舍是而他指於西漢之東則桓水其能  
越西漢乎

逾于沔

孔氏曰漢上曰沔又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

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

班氏曰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山

今興州順政縣漢沮縣之

地也南至沙羨南入江

羨音夷漢屬江夏郡即今鄂州江夏縣

過郡

五行四千里荆州川其記禹貢養水則曰出隴

西氏道縣

當在秦州之西

至武都爲漢

今階州將利漢武都地也

其

武都縣注則曰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

夏謂之夏水入江其南郡華容縣注則又曰夏

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應氏曰沔水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江夏



郡入江故郡曰江夏

杜氏曰沔水發源興利順政縣一名沮水又曰沔

州漢陽縣有漢水一名沔水漢陽今為軍

鄭氏曰或謂漢為沔

劉氏曰巴漢志云漢水二源出氏道之養山名養

南都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至武關山

歷南陽界出沔口入江巴漢志曰西漢出隴西

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江案廣漢郡有白水縣注云水出徼外

北人漢案通典利州景谷縣漢白水縣也今利州無景谷但昭化有白水鎮當是唐末五代廢

桑氏曰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

又曰漢水東南過巴郡閬中縣今閬州

酈氏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同為漢水雖津流派

別枝渠勢縣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俱受漢漾

之名又曰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

程氏曰漾水不出西縣嶓冢山卻出武都沮縣東

狼谷山而東流入漢中若以東狼谷山所出之

水為漢源則東狼谷山當為嶓冢矣西漢嘉陵

江水也自高祖置廣漢郡以後人見嘉陵江來  
自興鳳與漢中接境又郡名廣漢遂誤名嘉陵  
以爲漢水耳

東西漢水辯

班氏言漾水出隴西氐道而劉氏引巴漢志  
又言出氐道養山是皆水源實跡而非鑿空  
遽爲之說也今考氐道地當在秦州之西而  
嶓冢山者養山以東之山也漾水發源養山  
而東逕嶓冢其水別爲一流東南至江州入

江者卽後世所謂西漢而禹時所浮之潛也  
以地勢考之旣會桓水爲順而於經之浮潛  
又合顧何必致疑於其閒而又泛求之他乎  
學者如考經之詳當自以余說爲當

漢沔辯

杜氏言沮縣東狼谷之沮卽沔水也沔出沮  
縣東狼谷而漾出隴西氏道則沔漾之源班  
氏固未嘗以爲一也及記漾水至武都爲漢  
則曰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是漾至武都



去沔源爲近雖其流未與漾合而沔漢之稱  
固已亂其真矣況於下流旣合而顧孰辯沔  
漢之異源邪孔氏曰漢上曰沔鄭氏曰或謂  
漢爲沔皆傳文承襲之餘而未嘗知源委曲  
折者也至劉氏所引巴漢志言西漢始源曰  
沔酈氏言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則又誤  
益誤而不知質諸經者也據經但言嶓冢導  
漾東流爲漢無漢上曰沔之語雖曰浮潛逾  
沔而逾之一字與自漢逾洛同義漢不通洛

則自潛逾沔之地亦非水道相貫而所以至此必捨舟陸行者以潛入沔之處相遠而於此而逾非惟趨沔爲近且入渭爲便故貢道不得不然耳學者苟能本諸經而參之史且於地理之學不苟則余之說煥然而前人之述誤可以挽漢川之水而一洗之矣顧不快哉

沔夏辯

班氏曰沮至沙羨入江沔過江夏入江似二

委不同也及余考沙羨之地卽今江夏縣也  
是二委入江卽漢水一派而已班氏記漢沔  
旣知異源而至合流混名不加考察故又記  
其一委爲二亦猶孔鄭諸公以二源爲一也  
大抵傳習之誤如此者多非旁參力究詎能  
知始末曲折之當乎雖然自漢沔之名雜漢  
入江處曰沔口可也而又有夏口之名何邪  
據漢志言沔過江夏謂之夏水而南郡華容  
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蓋由夏水

至江夏界入沔故沔遂得夏水之名非華容  
夏水卽沔也沔旣得名夏水故沔口亦稱夏  
口云耳彼應劭謂沔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爲  
夏水此又謬傳之甚者也通典江陵縣有夏  
水口此受江之口耳入江夏口在江夏縣界  
也凡此學者亦當討論

嘉陵江辯

案嘉陵江出鳳州大散關西南嘉陵谷至興  
州北境當會東漢水而東行安得越東漢而



爲西漢乎夫自漢志言漾水出氐道巴漢志  
又言出氐道養山則是來自今秦州之西境  
過階州將利之東興州順政之西迤邐東趨  
漢中者是漢源流迹道之實也彼嘉陵江來  
自大散西南則不容不入東漢而程氏指以  
爲漢人所謂西漢者由其以東狼谷之沮爲  
東漢則嘉陵源委固可爲西漢無礙也大抵  
事之偏執至迷誤後學者古今同一律耳非  
極力稽證其能得其真乎

入于渭亂于河

孔氏曰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

治正絕流曰亂

唐孔氏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

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孫炎曰亂橫渡

也

漢武帝時人有工書欲通褒斜道

志云斜水出扶風武功縣衙嶺

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山至南鄭入沔通典云漢中褒城縣有褒水褒谷

及漕

事下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

顏氏曰故道即今鳳州界

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襃斜道少阪近四百里  
而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  
陽上沔入襃襃絕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  
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  
於底柱之漕且襃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  
上以爲然拜湯子卯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襃  
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蘇氏曰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  
渭之道而漢人所言襃斜此則自沔入渭之道

也然褻斜之閒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  
時通謂褻爲沔也

據唐孔氏言越沔陸行而北入渭則是以漢  
爲卽沔自浮潛至沔卽捨舟陸行而北入渭  
也然經言浮于潛逾于沔則是自潛逾沔非  
謂自沔逾渭也若以逾于沔爲逾于渭則以  
逾于洛爲逾于河可乎蘇氏求褻斜之道得  
之矣然亦以漢爲卽沔以禹時通謂褻爲沔  
而說逾之一字與穎達無異吾固質之經而



莫敢信也且以經而參之史沔漢本二源甚  
明但不知沔東行幾百里入漢水耳今而浮  
潛以至漢上去沔爲近故捨舟陸行以入沔  
而沔之相通者又有襄焉故自沔北入襄又  
自襄逾斜而北達渭然言入不言達以襄斜  
之間絕水百餘里又有如漢人所言故也兼  
上文旣言逾沔亦所以該下而省文也夫沔  
襄旣是水道言沔不言襄可也斜渭旣是水  
道言渭不言斜可也如其必欲言沔渭之間

有褻斜絕水不通則當曰逾于沔逾于渭古人之文豈如是其不簡直哉學者試以予說思之當亦見學經之不可苟而有以發明先儒之所未能言者顧豈好辯也乎

黑水西河惟雍州

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

唐孔氏曰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逾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

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  
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  
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

李氏曰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  
杜氏曰以其四出之地故曰雍州亦謂西北之位  
陽所不及陰所壅閉

凡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耳未必得  
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

弱水既西

來自雍州  
西北徼外

涇屬渭汭

孔氏曰導之西流至於合黎屬遠也水北曰汭言  
治涇水入於渭

唐孔氏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  
之使西流也鄭云眾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  
西下也屬謂相連屬故傳訓爲遠遠及也言水  
相及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  
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  
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

弱水在雍境西北之極與涇水邈不相及而



又中限以大河禹所記若利害相關何也蓋  
方其洪水橫流之時弱亦東浸會眾水而被  
於河河不安而涇亦受其患矣禹導河於冀  
兗豫之間雍之上流固已底定而今其畢功  
於此則必以導弱爲先者以雍之爲害尤在  
於弱水故也今旣導之使西以復其故道則  
大河之西無泛濫之水河安而涇亦安矣不  
然則於經文固未可通而禹之規畫亦豈泛  
然無統要者乎

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孔氏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澧水所同同之於渭  
葉氏曰澧在涇上漆沮在涇下今言涇而後漆沮  
言漆沮而後澧者漆沮既從而不違則澧可與  
渭同入於河澧以後成用力宜差多故詩獨言  
澧水東注維禹之績也

治弱水以及涇漆沮雖自西而東然涇漆沮  
治而後治澧則又自下而上也禹之規畫非  
不定如此度勢隨宜行其所無事也如河患

在九河疏其下則其上易爲力江患在彭蠡  
豬其上則其下無足憂皆所以先後順理也  
學者得余說而通之然後可以觀禹貢

荆岐旣旅

孔氏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  
荆

唐孔氏曰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

葉氏曰治冀之初固已自梁及岐則荆州之旅久  
矣言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者自終至鳥鼠皆刊

旅也

終南

在長安縣

惇物

在武功縣

至于鳥鼠

孔氏曰三山名言相望

唐孔氏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蒙上既旅之文

也

班氏曰扶風武功縣大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

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

案通典京兆長安縣有終南山而班氏以

為即武功大壹山當是唐以來其山屬長安

林氏曰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雍州在西



北故其山爲最多揚州在東南故其水爲最多  
觀此篇之所載可以見矣秦都長安在雍州所  
謂百二之險者惟其山多故也

凡此下文所謂導山益稷篇所謂濬畎澮距  
川是也

案荆在耀州導荆則或導其水於河或導之  
於漆沮也岐在鳳翔導岐則或導其水於涇  
或導之於渭也終南在長安惇物在武功此  
又或導於灃或導於渭各隨其利順焉耳至

於鳥鼠則渭之發源是也其上下左右之水  
 皆導之以入渭則又不言可知矣禹記每州  
 治水山川表裏交相發明而導山導川又敘  
 其始末之詳於後讀此書者參會而觀之其  
 庶乎不為童習之懵然而發之文章言語閒  
 當有意味學者將皓首猶童習乎抑將童習  
 蚤為之所乎

原隰底績

今別州地

至于豬野

在今涼州

孔氏曰下溼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

唐孔氏曰鄭元以爲詩云度其原隰卽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班氏曰休屠澤在武威縣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

杜氏曰涼州姑藏縣有豬野澤

今爲化外地

原隰至豬野亦猶惇物至鳥鼠雖其地相去甚遠而當時施功由下而上者不極其所當治不已也大抵禹之治水其大而要者旣先導之使有歸小而渙散者又各濬之使有距夫然後爲澤自爾豬爲平地自爾安而陂障

修治之功易矣原隰近涇渭豬野近河弱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孔氏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美

禹之功

唐孔氏曰禹治水未畢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

林氏曰舜竄三苗之始蓋在洪水未平之前及乎洪水既平之後三危之地既可安居則三苗之族於是始得其敘



案經舜竄三苗在受終之年而唐孔氏諸公  
以爲受終之年洪水已平若受終之年洪水  
已平則竄三苗在洪水已平之後禹於此預  
記其丕敘何邪穎達爲今之說正與經合雖  
自背於前不覺也三危既定此治黑水之成  
功

張氏曰舜之遷逐四凶終無疾惡之心必欲使之  
大有次敘安其居止而無憂愁不聊之苦而後  
已此聖人之心也

東萊先生曰三苗不道竄於三危自後世觀之凡以罪流放者聽其自殘自生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如此方其有罪必行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同及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畫其居宅其與漢文時所論王制不同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孔氏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唐孔氏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

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林氏曰凡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爲可貴土色本黃此州之土黃壤故其田爲上上而非餘州

之所及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孔氏曰球琳琅玕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孔氏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唐孔氏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



從北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  
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林氏曰此州之達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  
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  
道也渭汭之道亦底龍門西河故以會言之非  
至于龍門西河乃始會于渭汭也

程氏曰雍之貢人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  
涼浮河者無所因於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  
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

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  
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  
略止曰會于渭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荆一律也  
會言貢道之會非會貢也

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孔氏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  
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唐孔氏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四國崐  
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鄭氏曰衣皮之民居此

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  
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  
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  
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

案陸氏引馬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  
西與王肅所言正合臨羌河關皆漢金城郡  
之縣也陸氏又云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  
紀云北發渠搜是也然以余考之漢朔方之  
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

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  
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氏之說非  
也

蘇氏曰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  
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崐崙析支  
渠搜西戎卽敘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  
戎卽敘而後崐崙析支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  
古語有顛倒詳略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璆琳琅  
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當在西戎卽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

梁州言熊羆狐狸織皮此獨言織皮者蒙上文也此言西戎卽敘梁州止言西傾者以下文該之也



禹貢集解卷二

宋傅寅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校梓

宋制官制

縣對學時鳳氏民燕甫錄

實業論卷二



莫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玄創爲此說孔亦  
當爲三條也岷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  
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

王氏曰導山者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

蘇氏曰孔子敘禹貢口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  
此書一篇而三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  
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脉  
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脉曰地之有山猶人之  
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

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  
王肅治尙書皆有三條之說鄭玄則以爲四列  
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  
于河以至太嶽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  
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  
以至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皆禹之言卓然見  
於經者非地脉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源皆隨  
山之事也

葉氏曰導山者濬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

海者也言導岍而不言導西傾二山皆在雍以  
岍見之也言導嶓冢而不言導岷山二山皆在  
梁以嶓冢見之也九州之山獨記雍梁荆揚豫  
冀而不及青徐兗三州者蓋三州皆在東河之  
東與四列不通青徐之山惟岱而兗無山此  
三州之水惟河則或不必隨山以爲治也

林氏曰此一段文義本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  
列之說必欲以眾山首尾相屬故其說多牽強  
而不通夫觀書者必視其書之所由作然後其

義易曉禹貢之書本爲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  
山蓋主於決懷襄之水而爲言也何取於山之  
條列哉

張氏曰山而謂之導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  
辨今水患既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  
極其首尾以遂其風土之宜此言導之意也豈  
特導水云乎哉

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  
先大而後小也至此則先言導山而後導川



又先小而後大何也蓋治水之法由下而上  
故其言先大而後小也此則總論水之形勢  
脉絡由上而下故其言先小而後大也或曰  
自導岍以至敷淺原皆以山爲言不言水也  
予以爲水獨何歟曰岍澮之水不勝其記故  
禹卽山以表之亦猶詩人言信彼南山維禹  
甸之託山以表田也今圖岍岐等山及諸水  
以觀之則凡岍澮距川自可意見若夫條列  
之說地脉之說決懷襄之說遂風土之說皆

無足取也

逾于河

孔氏曰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唐孔氏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

張氏曰北條荆山首自岍岐東絕西河而北雖河

不能隔斷也

呂氏曰人逾非山逾

非山逾亦非人逾禹所記之言然耳蓋在河之  
西導此等山過河之東與北則導彼等山非導

岐荆既畢而後始涉河以導壺口也冀州既載  
壺口治梁及岐是治水越河而西經文明甚學  
者將信經文乎將從臆說乎

壺口雷首

在今河府河東縣中

至于太嶽

孔氏曰三山在冀州太嶽上黨西

班氏曰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南

晉志曰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

山案隋開皇十六年析蒲坂置河東縣大業初併蒲坂入河東

壺口在汾之北

雷首在汾之南而太嶽又在壺口之東北也以  
形勢求之既背以地理計之又遠條列首尾之

說其可從乎經凡言至者非治此而後至彼也  
 亦所記之文然耳若曰治汾之北則壺口南則  
 雷首又壺口之東北亦至太嶽也學者因余說  
 而復經文始知余之不妄

底柱

在今陝州陝縣河水中屹立若柱然

析城

在今澤州陽城縣

至于王屋

在今

孟州王屋縣

孔氏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杜氏曰陝州陝石縣有底柱山大唐正觀中太宗

巡幸命魏證勒銘見存

本朝熙寧六年省陝石縣為鎮入陝



班氏曰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濩音烏號切案唐志天寶

元年更濩澤縣為陽城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

案通典絳州垣

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又云洛州王屋縣

有王屋山垣與王屋俱有其山則王屋當是漢

垣縣地也垣今復隸絳州

即垣曲是王屋隸孟州

以地勢東北觀之當言底柱王屋而後析城

今乃記析城於王屋之上何也析城在底柱

之東北太行在王屋之東南自西南以及東

北自西北以及東南亦所記之法然耳非可

以山之首尾求也太行當連王屋為句孔氏

以屬常山誤矣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在今懷州河內縣常山在今

孔氏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

經此眾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唐孔氏曰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

傳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

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

意百川經此眾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

以山言之也謂漳潞

酈氏云潞即濁漳

汾涑

桑氏云涑水出河東

司喜縣東山黍蒭谷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聞喜今隸解州解故城在河中桑泉唐

天寶改桑泉為臨晉在壺口雷首太嶽經底柱析城濟出

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沱滹易近恒山碣石之

等也

班氏曰東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又曰太行

山在野王縣西北案山陽故城在修武縣西北熙寧六年省修武為鎮入武

陟隋志云河內漢曰野王開皇十六年改名恒河內武陟今俱隸懷州當二縣俱有其山

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

此與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之文相表裏

也不惟此也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

口雷首至于太嶽與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

修太原至于嶽陽一事體而互發明也底柱

析城至于王屋太行與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亦一體而互發明也學者試深求之當自識

經文之妙入于海言恒山碣石四旁之水皆

以小附大東入于海也

西傾

在今洮州臨漳

朱圉

在今秦州伏羌城傍近

鳥鼠

在今熙州渭源堡傍近

孔氏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



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

班氏曰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

案唐志洮州臨潭縣有西

傾山通典云山在臨潭西南吐谷渾之界

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

隋案

志冀城縣注云後周曰冀城唐志云秦州伏羌縣本冀城武德二年更名通典云伏羌秦漢冀

縣又云上邽縣有朱圉山俗名曰白巖山九域志云建隆二年置伏羌寨熙寧三年以寨為城

又古跡云古上邽縣本邽戎邑知上邽經唐末五代廢之矣

鳥鼠同穴山在

隴西首陽縣西南

通典云渭州渭源縣漢首陽縣也後魏改之唐志云渭源

鳥鼠山一名青雀山五代職方考云唐末渭州臨吐蕃燿於涇州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則今渭

非古矣今熙州有渭源縣之地

至于太華在今華州華陰縣

孔氏曰相首尾而東

唐孔氏曰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傳云相首尾而

東也

班氏曰太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

熊耳在今商州上洛外方在今西京登封桐柏在今唐州桐柏至于陪尾在今

安州安陸

孔氏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

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

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

班氏曰洛水出洪農上雒縣豕領山熊耳山在盧

氏縣東伊水所出

經云導洛自熊耳如固所紀洛水非出熊耳乎余謂豕領

即熊耳一山連延同此一名後世又從而別為豕領之號耳通典曰號州盧氏有熊耳山商州

上洛有豕領山熊耳山今二縣俱隸二州二州正連境又通典記上洛之山既曰有豕領又曰

有熊耳是一山連延古同一名無疑矣洛則出今之所謂豕領古文以潁川密

高縣密高山為外方山

顏氏曰密古崇字通典曰洛州登封縣漢密高

也大唐永徽中置嵩陽縣武太桐柏山在南陽

后改為登封有中嶽嵩高山平氏縣東南 隋志云淮安郡桐柏縣梁置曰淮安也開皇初郡廢更名縣曰桐柏

有桐柏山以隋志考之桐柏漢平氏縣地也今復隸淮安即唐州

橫尾山在江

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

通典云安州安陸有古陪

山尾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即雍州終南惇物

至于鳥鼠之役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即豫州伊洛澗澗與夫導淮之役也圖而觀

之凡畎澮之水或入于河渭或入于伊洛或

入于淮皆可以形勢見也學者知此味其肯

徒章句乎



導嶓冢

在今秦州界

至于荆山

在今襄州南漳縣

孔氏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荊州

唐孔氏曰荊州以荆山為名知荆山在荊州也

班氏曰嶓冢山在隴西西縣

案晉改西縣為始昌不知始昌後廢於何

時通典秦州上邽縣注云有漢西縣城一名始昌在今縣西南有嶓冢山今上邽已廢九域志

古跡云有古上邽縣當在天水縣界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

北通典云襄陽南漳縣漢臨沮故城在江陵郡當陽縣北唐志亦曰

南漳本臨沮隋志曰西魏初置重陽縣後周置

沮州尋廢改重陽曰思安開皇十八年改曰南

漳是臨沮自西魏方更置不一

内方在今荆門軍長林縣至于大別在今漢陽軍界

孔氏曰内方大別在荊州漢所經

班氏曰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内方

山後漢志引荊州記曰山高三十丈周迴百餘里五代職方考曰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通

典曰江陵長林縣有章山今景陵隸安州長林隸荆門以地勢觀之今其山不復景陵有矣

大別山在六安安豐縣西南安豐今隸壽州

唐孔氏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

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

別在安豐縣西南鄭杜之說即據班氏所志而唐孔氏以為地理志無大別

此檢閱不詳之失也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

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

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蘇氏曰二別山皆在漢上

此梁荆導漢之役也內方在荆門則大別居

漢上當是漢陽界山也故李氏詩說曰漢水

東流漢陽軍觸大別山南入于江

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之陽至于衡山在今潭州衡山縣

孔氏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班氏曰嶧山在蜀郡湔氏道縣西徼外江水所出

湔子田切考晉志已無此縣當是漢末以來廢之矣唐志茂州汶山縣有岷山通典亦曰禹導

江發跡於此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通典曰潭州衡山縣

漢湘南縣也又曰衡州湘潭縣有衡山今湘潭亦隸潭州唐志云衡山縣有南嶽衡山祠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在今江州德安縣蒲塘驛前

孔氏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

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傳陽山在揚州豫章

界



班氏曰傅易山在豫章歷陵縣南古文以為敷淺

原

傳讀曰敷易古陽字通典曰江州尋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

數十里有傅陽山據通典傅陽山在敷淺原之

西而班氏即以傅易山為敷淺原者蓋連延敷

十里止是一山古今殊號遠近異稱云耳歷陵

晉屬鄱陽郡後不知廢於何時尋陽今為德化

德安二縣之地當

是五代時改析

此梁荆揚導江之役也禹之導山惟言雍冀

梁豫荆揚而不及青徐兗三州惟冀特言入

海而揚止於敷淺原何也蓋青徐兗揚四州

與冀之碣石等處地皆濱海者也碣石入海

既北於冀見之故南於此四州不言也文省

而事該此最作經之妙後世史官及之乎

導弱水

來自雍州西北徼外

至于合黎

在今化外甘州

餘波入于流沙

在今化外甘州

孔氏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入流

沙

唐孔氏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

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

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

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  
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  
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  
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  
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沅水不出于  
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旣繫于  
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  
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  
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

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  
導河故加自耳鄭元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  
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  
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岷嶠發源甚遠豈至  
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顏氏鄭氏皆以合  
黎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  
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  
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  
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



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  
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  
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杜氏曰合黎水在甘州張掖縣界又曰沙州古流  
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

蘇氏曰合黎山名

程氏曰弱水卽條支媯水是也

余觀程氏所論弱水最爲究求之力然取禹  
貢導水之文而熟復之弱水黑水言導而不

言所導之處蓋其由來甚遠雖禹亦不能沿  
流以窮其源也弱水用功止自合黎而上合  
黎而下得其餘波入于流沙遂亦不復究其  
爲何如也然流沙之地大抵居雍州之極西  
弱水流逕雍界而西入流沙不見其他折也  
故知弱水之西流而與他川迥異云耳禹在  
當時足跡之所親目力之所及猶不能用意  
於非所用意之外而學者生於數千載之下  
居數萬里之外而顧執諸家異同之言以遐

想而臆決之殆所謂窮無窮而極無極矣杜  
氏所言地着頗亦可信今且據之以見合黎  
流沙所在而弱水則來自雍州西北徼外不  
知其所從出實地也合黎當以爲山名猶漾  
水至于大別之類蓋皆指山言耳流沙當是  
澤名以其地之沙風吹流行如通典所載故

澤因名流沙

導黑水

來自雍州西徼之外

至于三危

在今沙州

入于南海

孔氏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唐孔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杜氏曰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



經之處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爲至樊道隸戎州入

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爲實錄至于孔鄭通儒

莫知其所或年代久遠遂致湮涸無以詳焉三

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

程氏曰黑水卽葉榆澤是也

黑水亦出外戎經雍州極境過三危越河南

渡經梁州西界而入南海此經文可推者也

說者必欲言黑水所自出惑矣夫禹不言而

後世欲言之宜其說之不同而徒爲是紛紛

然也程公駁酈道元等諸說求漢志益州郡

葉榆縣在今黎雅西南葉榆澤為黑水之正又以滇

池縣在今黎雅西南滇池澤為黑水之下流蓋以滇

池澤傍近有黑水祠為證故也又據酈道元

等敘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麓洽縣在今

襄陸為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黑水西

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唐史東

女弱水為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

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案境則正在漢益

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  
之來卽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爲界梁

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

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

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孔穎達云

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世旣

久祠或移之他地遙設而望祀是蓋亦臆度

之說也又三危山無所證着以三苗遺種在

宕昌

卽今化外宕  
州宕達浪反

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

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為實者也余恐學者慕名而輕信昧多聞闕疑之理故諄諄若此焉耳非好辯也

導河積石

在今化外鄯州龍支縣界

至于龍門

在今同州韓城縣

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唐孔氏曰釋水云河水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



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  
流地中受渠眾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  
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  
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  
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  
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  
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 崑崙里數  
遠近未詳

司馬氏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

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  
 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  
 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之山川尙書近之  
 矣

班氏曰積石山在今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

在馮翊夏陽縣北

今同州韓地縣隋開皇十一年置即漢夏陽也

杜氏曰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  
 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  
 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

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  
其源出于閩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  
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  
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詳水經所作殊爲詭  
誕全無憑據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  
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閩南山者出  
于漢書西域傳又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  
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  
嶺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

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葱嶺于闐之東燉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往來非少大磧石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案禹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既小地勢復高不爲人患不待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山而東

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

西平郡今化外鄯州也水經所

謂葱嶺北積石佑所謂大磧石是也自酈道元已疑其非禹貢積石禹貢積石宜在蒲昌海下



今考班杜所說一云在河關一云在龍支龍支漢允吾縣地屬金城河關亦屬金城班杜所言二縣雖不同積石當跨二縣界有之矣二縣在蒲昌海東正與鄯道元之說相合 固無

禹理水之功自葱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爲準的班氏西域傳所言宜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宜所謂古圖書卽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卽所出水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繆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

遂疑河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雖眾多  
不相統一未爲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  
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今吐蕃中河從西  
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騁  
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  
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案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  
搜西戎卽敘又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  
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  
里有西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

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

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謂

從蒲昌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所

詳也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龍門縣今

隸河中府即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

則點額而還又慈州文城縣有孟門山與龍門

相對慈州今廢其吉鄉縣以隸隰州文城省為

入龍門至河中府龍門縣汾水合河之上為出

龍門口然則吉鄉龍門二縣所謂龍門山者是在河之

西者也兩岸俱有其山則西所謂龍門與東孟

門相對之處是  
在韓城以北

程氏曰導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  
書積石不言方嚮知荒遠在所當略也

案雍州崑崙之戎浮積石則謂河出崑崙山  
宜亦不妄杜言其山在吐蕃中亦不爲無所  
據矣然禹不言河源惟記積石耳今吾第論  
其所記不必求其所不言也若夫自積石至  
於龍門計應三千餘里禹記河之所逕所以  
疏闕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



水不爲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程氏荒遠之說非

南至于華陰

孔氏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程氏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始折而東從

東至于底柱

孔氏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程氏曰河至華陰則已改爲東流不待至底柱乃

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為可記也

河自南行至華陰自華陰東行至底柱則東字連華陰而言不必曰自改東以後惟底柱

為可記也

又東至于孟津

南西京洛陽北孟州河陽

孔氏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唐孔氏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

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河內河

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

林氏曰河流自華陰至于底柱夾兩山之閒其流皆湍悍至於孟津然後其勢稍緩故可以橫舟而渡也

東過洛汭

在今西京鞏縣東

孔氏曰洛汭洛入河處

唐孔氏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

鞏在西京東一百一十里

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閒爲汭

也。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也。河自洛汭以上行地中，他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譌誤。以其山川皆相附着，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便不可究。

非山有徙移也。河旣遷變，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爲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山靜物也，且因河徙而譌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嚮益難究。



定矣此其並河凡地所爲無的之因也

至于大伾

今衛州黎陽縣黎山是

孔氏曰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唐孔氏曰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岨李巡曰山再重

曰英一重曰岨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

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

今修武懷

州武陟縣修武鎮是其地熙寧六年省入武德今懷州河內縣武德鎮是其地熙寧六年省入

張揖云成臯縣山也

今孟州汜水縣漢謂之成臯縣

漢書音義

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

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岨乎瓚

言當然

黎陽今隸衛州

杜氏曰衛州黎陽縣有大岨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檀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揖云成臯山是大伾山謬也

程氏曰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記之正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